

第六章 補充教材 No. 1

墨子其人及歷史定位

秦漢以後，墨家在中國歷史裡面幾乎沒有地位。但在先秦時期，它可是響叮噹的「顯學」（韓非子·顯學），具有深厚的社會勢力。儒墨經常並稱，而孟子則形容天下之言「不歸楊，則歸墨。」（孟子·滕文公下）傳統上，墨子被當作是宋國人，因為《史記》上說他為宋國大夫（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）。但現在比較普遍的看法，則是主張墨子為「濰邑」人（在今天的山東濰州境內，現濰州即成立有墨子國際研究中心），濰邑後來歸屬魯國。墨子繼承了邾婁文化，而邾婁號稱「百工之鄉」。墨子在工藝器械方面的長才，應該與此密切相關。墨子的真實姓名，最為大眾所接受的說法是墨翟。他的生平年代應該是在孔子之後，大約是紀元前四六八年以迄三七六年之間。現存《墨子》五十三篇，最令人驚訝的是，其中竟然存在著若干對自然科學的探討。譬如光沿著直線前進，平面鏡、凹面鏡和球面鏡成像的情況，光線通過針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論，還有圓的定義，力和重量的關係。在清末時，墨家還因此被搬出來證明西學源出中國。墨家在戰爭學、認識論和邏輯學方面也頗多論述。但這些都不是本書的重點。我們要聚焦的還是其政治思想。

我們可以透過與儒家的對比，來將墨家的整體風格和特質作一個定位。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這樣一個對比。一個是從身分階層，另一個則是從職業專長。

先從身分階層來說。無疑地，先秦儒家有濃厚的貴族氣息。這主要並不在於孔孟荀的出身，而是他們都交遊往來於統治階層和高官之間，並且致力於求仕以期一展抱負；他們更也教育子弟藉由學問和品德來取得政治高位，俾能對時政和世局發揮更大的影響力。反觀墨家，所代表的卻是社會底層。他們過著節衣縮食、枯槁不舍

的生活；立志效法大禹治水時「腓無胈（ㄉㄨㄥˊ，腿肚消瘦），脛無毛（脛骨無毛），沐甚雨（淋著大雨），櫛疾風（冒著強風）」的精神，「以裘褐（ㄉㄨˊ，粗布衣）為衣，以跋躋（ㄉㄨㄥˊㄌㄧˊ，木鞋）為服；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為極。」（莊子·天下）還有的時候，「短褐之衣，藜藿之羹（ㄍㄨㄥˊ，吃著野菜之類的粗劣食物），朝得之，則夕弗得（早上吃了，晚上就沒有了）。」（墨子·魯問）這完全是一幅貧苦人家的模樣。墨子更自稱是「賤人」，出入都步行，不像孔子乘輿代步。

儒家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」（莊子·盜跖），墨家則是擅長於製造器械的工匠。他們不僅自食其力，還經常在鄉野間為窮人勞動服務，或是奔走於各國追求和平。墨家這樣的苦行濟世精神，即使對手孟子也不得不予以肯定，形容他們「摩頂放踵（從頭頂到腳跟都受損傷），利天下而為之。」（孟子·盡心上）我們更可以借用班固的描繪——「墨突不黔」（班固，《答賓戲》），即墨子每到一處地方住下，廚房的煙囪還沒燻黑，又跑出去苦行濟世了。

按照錢穆的說法，墨子並非姓「墨」名「翟」。「墨者，非姓氏之稱，乃學術之稱也。」他說，「墨」乃古代刑法的一種。時人謂之「墨者」，是象徵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如刑徒苦役之流。

對於墨子是否真的不姓「墨」，學界一般未予接受。但「墨者」的稱呼確實強烈意涵著他們苦行濟世的生活方式。相對於儒家的「上傾性」，可以說，墨家表現出了一種濃厚的「下傾性」。典型的儒家門生，通常致力於向統治階層爬升，擠身官僚之林；而墨子雖也鼓勵弟子從政，但整體風格上則是傾向於基層認同，有如挨家挨戶服務老弱殘障的社工模範。今天樹立在山東滕州的墨子塑像，就是以墨子「止楚攻宋」的事件為依託，穿著草鞋，拄著象徵權威的手杖，背著行裝，心急如焚，風塵僕僕地奔走在濟世救民之路的情景。

再從職業專長來說。儒家講究知識禮樂，是典型的文人氣息。而墨子一方面雖受到孔子的影響，另一方面卻又站在對儒家不滿的一端。按照淮南子的說法，「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。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久服（服喪）傷生而害事。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」（淮南子·要略，卷二一，頁八）在這段話中

，「周道」當然是以繁複的禮樂為典範，而所謂的「夏政」則是務實與簡樸的風範。

原本在封建制度下，貴族多有養士之風，他們是以或文或武的專業而仕。但隨著貴族政治的崩潰，這些人也跟著失業了。他們從封建階層的從屬關係中解散出來，或淪為奴僕、或散在民間。很有可能，墨家子弟正就是這群人中某一部分武士或俠士的集結。他們擅長於打仗，卻瞧不起儒家禮樂那一套繁文縟節¹。在思想風格上，當然也表現出軍人那種刻苦、節儉與務實的傾向。

顯見，墨家並不只是一個學派，更是一個武士團體。「墨者」中從事談辯者，稱「墨辯」；從事武俠者，則稱「墨俠」。他們頗有組織，紀律嚴明，並有著濃厚的宗教性。「墨者」的首領稱為「鉅子」，具有絕對的權威。從整個中國濃厚的文人傳統來說，相對而言，這樣一個武士團體顯得難能可貴。在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裡，儒道佛在不同階段各領風騷，卻幾乎完全缺乏西方中古和日本的那種「武士精神」。它不僅代表著習武者或軍人將領的最高志節，更也豐富並多元化了一個文化傳統的內涵。以此而言，墨家在秦漢以後的沒落，真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重大遺憾！

墨家的「武士精神」表現在於，他們原是一群最擅打仗的習武者，卻以追求愛與和平為最高信仰。這幾乎已經是武俠的最高境界——以最鋒利的兵器來實現最文明的人道。更令人佩服的是，實踐此一最高信仰的方式，竟是以身殉道。「墨俠」們風塵僕僕，濟弱扶傾，並為愛與和平而從容赴義，捨命獻身。較之日本的「武士道」，這樣的志節毫不遜色，甚至在目標上更為崇高。

有一次，公輸般為楚國造了雲梯之械，準備攻宋。墨子走了十日十夜去到楚國勸說罷戰。楚王不聽，墨子於是解下腰帶，圍作一座城的模樣，用小木片作為守備的器械。公輸盤九次陳設攻城用的機巧器械，每次都被墨子抵擋化解。公輸盤受挫後想要殺掉墨子，以遂其攻宋的企圖。墨子卻明白地告訴他，已經派遣了三百位弟子

¹ 馮芝生，〈原儒墨〉，杜正勝編，《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》，下（臺北，華世出版社，1979）頁 1132/1135。

在宋國準備好了守城的器械，即使殺了我，守城的人卻殺不盡。楚王聽了以後心生恐懼，於是放棄了攻宋的決心（墨子·公輸）。還有一次，另一位「鉅子」孟勝，為信守承諾而率弟子死守陽城。弟子徐弱勸諫他不必如此，孟勝卻堅定地回答，「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」，結果在那次戰役中，墨家共犧牲了一百八十三人（呂氏春秋·上德）。淮南子也曾經記載說道，「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（至死也不反轉腳跟後退）。」（淮南子·泰族訓，卷二十，頁 14）墨家這種為義而死的武士精神，實在令人印象深刻。

由以上兩方面的對比可知，儒墨之間幾乎處在兩個不同的對立面。而從身分階層和職業專長的差異進一步衍伸，彼此思想的衝突就更可以理解了。蕭公權曾說，「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，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。」²這話實在不妥。墨子雖曾受到孔子的影響，但儒墨之間互相對抗的態勢是極為明顯的。墨家思想舉凡「兼愛」、「尚同」、「非樂」、「節用」、「節葬」，幾乎都是為批評儒家而出發。儒墨之間絕非只是貴族化或平民化的差別而已！

² 蕭公權，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，頁 128。